



論語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攷

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外一章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季分為三

氏佾舞列也舞之行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其佾數天子八八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遂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

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錄問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

實皆在其中有本則有末未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

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通

曰禮者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

怛當尊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守不足耳語錄治田疇是

無空疑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空廢禮

做得脚輕手快無那則則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禮

得中此禮字兼吉凶言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謂未合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

乃禮之本也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

有當文時不可一以凶禮言後戚只是故行品節斯之謂禮

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故喪初頭只是禮然

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實

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馮氏曰過猶

不及儉去奢均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猶近本而奢則未

流也以喪之易戚明禮之奢儉聖人之言借一明一大抵如

此或曰問禮而初喪禮無大於喪故也○葉氏曰論禮之中

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然去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

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

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於之意而為是言本

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范氏曰夫祭與

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禮失

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

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

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鳥

反尊而抔蒲侯飲為之簠簋音甫籩豆壘音雷爵之飾所以文

之也則其本儉而已通證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苦怪反釋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餽

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壘地為尊也抔飲

手鞠之也。音讀為古。謂搏土為槁也。上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音。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通鑑下。禮有。情而徑行者。哭踊有以。故曰。物者。衰經之制。有直。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錄。汗尊。杯飲之說。他是就。後說。至於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文。意。顛。倒。後。云。則。其。本。戚。而。已。以。與。前。面。無。收。殺。之。先。師。曰。集。註。曰。本。有。二。句。精。密。至。矣。范。楊。二。條。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本。根。而。亦。能。花。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未。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未。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未。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大也。中國曰夏。諸侯之稱。夏。○尹。

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

其道爾。程子責在下之無君。正說也。尹氏兼責在上之不能盡。

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鄭氏曰。八。佾。一。篇。

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各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

疾之也。辭有鄙之。時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孰。不。可。忍。

也。美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

下。誦。其。言。懇。其。心。猶。見。其。稟。稟。乎。不。可。犯。也。○通鑑集註。無。

正。意。尹。氏。責。其。君。推。說。也。

以夷狄有君言

君則君

臣則臣

知有上下之分

傷時之亂

以諸夏亡君言

君不君

臣不臣

雖有不盡其道

論語三六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祭山曰旅。書曰：「祭蒙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

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通鑑：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

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

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

有也。
厲激厲也。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只緣

如何祭得，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厲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

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

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

誠敬。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使心亦不

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禮，須有

此實理相隨。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

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張氏曰：「禮

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

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通曰：林放一曾男子，爾猶知厭

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

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

而問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

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

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

之道也。
語錄問自入，有舜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射

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

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立飲也。
射北，日

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

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手，西搯，西勝者，拾卻左手，右加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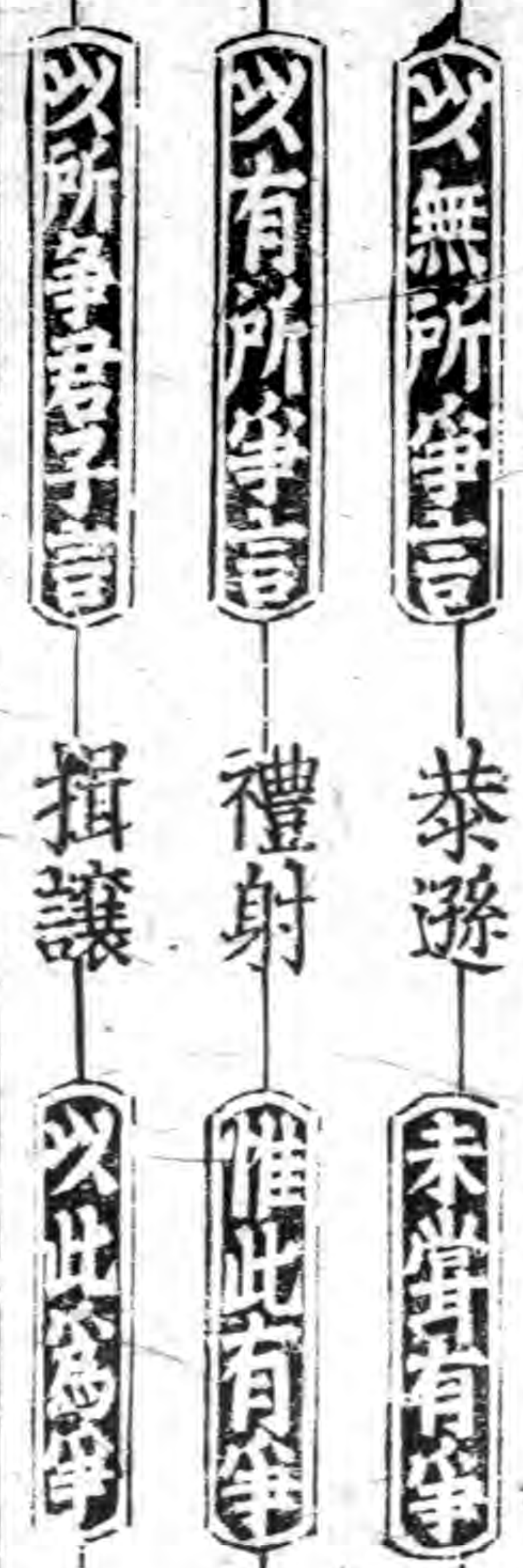
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他

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

勝者進北而取豐上之解與立飲卒解坐奠于豐
日與者進先降所取謂勝者乃揖不勝者揖之
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飲也彼飲之意升
也。善按勝者揖之謂下而飲非謂升堂而飲
勝者下堂不勝者則下之胡氏問唯射不勝而
命設三耦卒射西楹西勝者之弟射畢射北
出揖如始升射及階坐奠于豐下射少不勝者
之解興立飲卒解坐奠于豐下射少不勝者
諸侯升御大夫解立飲也。士無射曰射有賓
天子御大夫解立飲也。士無射曰射有賓
服袒決遂而諸侯外諸侯射而射有賓射燕射
當揖旋轉當階北而揖行至階下西面射然後
樂司各發四矢於物以射樂作揖而復位侯衆
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復位侯衆耦
上拾御左手揖不勝者西楹之西勝者復位侯
決拾御左手揖不勝者西楹之西勝者復位侯
少右不勝者至豐北而揖取解立飲卒解坐奠
勝者先降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
爵勸飲之意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

中雉以取勝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
是不免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
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之爭也。語錄射有
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
。通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
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志勝已之心勝者亦
畧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
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君子



非若小人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然反盼普
見反絲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獨多一句而見刑必刻自一詩而今逸矣
情好口輔也

左傳類也易咸其輔盼目黑白分也黑白素粉地畫俗作之質

也約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詩無此句意但下文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鏡氏曰巧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周禮冬官考工記且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

後可加文飾申解逸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聖人言必待學者之言

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謝氏曰子貢因論孝而

子曰言未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孝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

甘受和去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孝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記禮器曰甘受和去白受采忠信之人

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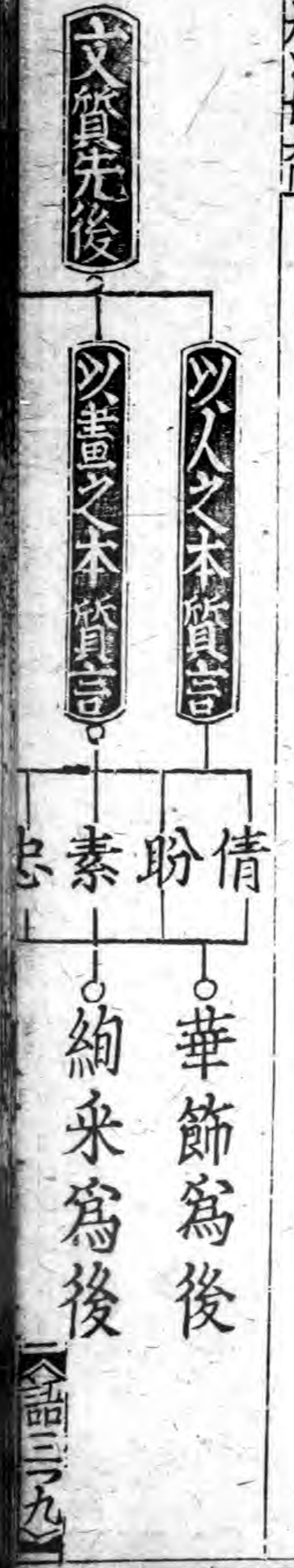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

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

謂執帶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長也謂教者與

相長者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

通鑑

史記杞出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各東樓公謚号也又

宋出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弟也微子各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先代之禮類文籍載之賢臣言之之二者皆先代之後所當有

也二禮者皆不足則無徵不信聖人之雖能言不欲空言之矣

語錄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焉我欲觀商道是故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

又歸藏之書全無傳。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

闕爾。通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重則以為此

不足徵有宋存焉為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中庸則以為

略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雖於宋

公謚曰微子也微子殷帝乙長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

禮

以夏殷之制作言

制度 實亦

故能言之

以杞宋之流傳言

文為 實亦

故難取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帝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祖配祭而不通證其禮記大傳禮不出王不禘王者禘

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證其禮記大傳禮不出王不禘王者禘

又喪服小通證其禮記大傳禮不出王不禘王者禘

記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凡廟各有所自出之帝侯亦

祭於東面而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成王以周公

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取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

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王之於僭違不

國 衛提曰伊川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

復祥曰禮記明堂位以後諸侯借禮又按史記謂其非

近陳君季謂東遷之後諸侯借禮又按史記謂其非

辨又據外紀謂魯請郊而曰魯之郊惠公許之也其說甚

魯而周公則尤夫子之所深歎而曰魯之郊惠公許之也

帝而祭周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也然則魯之

郊廟皆後世之借而附會為既堂位之說故不用之也然則魯之

始用鬱紉勿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者酒家

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輔氏曰周之祭禮先以

求神於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

則浸以懈居隘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灌解怠為又失禮故發此歎也

輔氏曰借祭之罪雖大而其實已久且因惡當諱鮮怠之失

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由二王吾舍魯何適矣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

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輔氏曰謝氏蓋并前章通論之此

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四時追思若告容可接
得焉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焉山林
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
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
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塵也其聚
矣問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於此今氣已散而
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
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
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招斷而不可掩此其
苗脉之較然可觀者也答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
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本雖枯槁無餘而氣之在此者
猶自若也此等如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
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
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
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
而無主後者如大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
國來理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
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比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焉也。問天
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
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
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
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此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

氣凝漫
萬物之功在萬物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
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禮豆禮儀不成是無此
氣凝漫

子曰五豆不與祭如不祭焉去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他人攝之輔氏曰有故謂疾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

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

日齋莊皆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其居必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祭思其所齊齊之日乃

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援音爰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

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愾然必有

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語錄神明不
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

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祭其誠，是誠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持說，神來格，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輔氏曰：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言也。先師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也。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心誠，如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矣。

祭

以誠之感言

以誠之至言

祭先如先在
郊焉天神格
廟焉人鬼享

祭神如神在

由已致之

必見所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竈，中央祀，中室，留子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

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也。

祀竈則設主於竈，墜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錄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外墜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

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祭祭

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竈之尸，以誰為之？曰：祭祭於

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

○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

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藝，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

神之道也。通疏：許謙曰：集註五祀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

猶中室，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祀於竈，從熱類也。中室

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五祀之主，南向，竈主西向，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

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奧乃一室中最尊，如五祀皆

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喻自

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祭，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比君

以竈比權臣。語錄：賈庸俗人見夫子在衛，將謂有求仕意，故引此俗語，雖聞孔子之聖，但其氣質卑陋，自謂有權可引，援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天即理也一句是以前昭昭之天

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

非自對至矣○語錄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

禍問獲罪於蒼天之天抑獲罪於天故蒼天之天者

○天下之至尊至大者莫如這个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契天

違矣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可畏之甚此遂辭以拒王孫賈亦

使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吳氏曰天雖積氣言但當順理非

而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

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錄緊要見媚字便已非理非

則獲罪○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如真氏曰聖人言大德宏

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

又不違性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言於權貴非迎逢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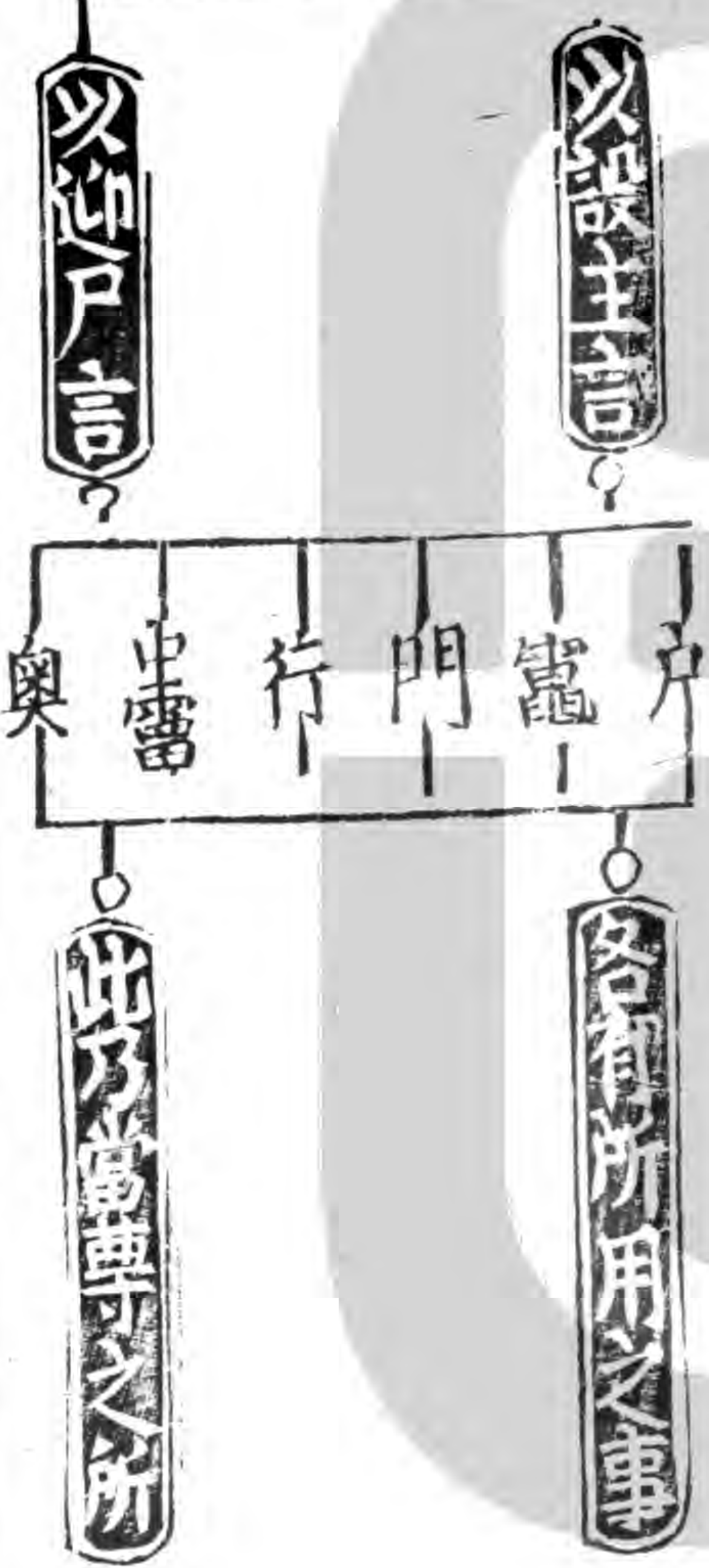
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此之聖人言

象猶未免於一偏然此非強可及苟欲師慕其乃一推

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度乎其可及爾程子謂讀論語者

要讀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五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

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

有作意其從二代之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

畧畧則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

夏時設輅制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

功參焉首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
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
之禮至周大滿夫子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
夏商官制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助其人百而徹周富矣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梁
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質者亦必以其時
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三代之禮

以周所監言
以夫子所從言

夏過乎質
商過乎忠

周郁郁乎文
美其備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

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

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或問觀或稱聚人之

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 嘗為其邑大夫 語錄呼鄉人

相識者孔子自少 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

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語錄是禮也謂 尹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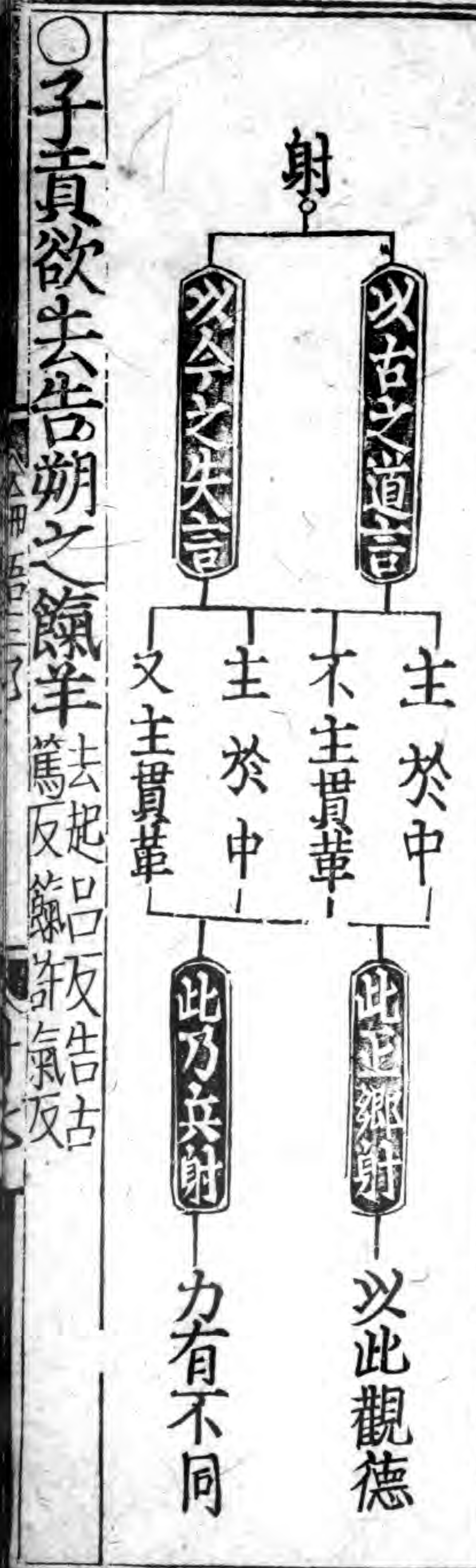
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 必加以審問 謹之至也其為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齊斬祭氏曰聖人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
 草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音也侯以布鵠
 祥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
 皮以為鵠三小鳥而進中以中之為鵠故謂的為鵠其
 金覆祥曰侯本侯射的之槩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
 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
 許謙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熊豹大夫麋士麋
 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筋之
 侯用虎皮能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筋之中
 的故曰棲皮為鵠實射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
 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文諸侯三正朱白蒼
 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
 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用質大夫士則止就布止畫之
 故曰畫布為正今集注凡言畫布為正是以實射燕射之侯
 言棲皮為鵠是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所以觀盛德也但
 主於中去声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記曰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通
 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不忘武備射宮周襄禮
 廢列國兵爭復反扶又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

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赴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語錄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
 禮樂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不
 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射之禮主於觀德不
 取其力耳○夫子非惡貫革之射但古人只是射中不主皮
 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黃氏曰不論耳雖矢不貫
 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不貫革而貫革與不貫革不論耳雖矢不貫
 而墜也非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也
 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先師曰儀禮射禮
 篇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實射禮
 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至句而射實射之意
 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
 之道也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及也



射

以古之道言

以今之失言

主於中

不主貫革

主於中

又主貫革

此道鄉射

此乃兵射

力有不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如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饋
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
之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
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至十
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歲已明以後不復歲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
子貢以明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
抵是事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見物而不見理
於去非則金履祥曰告本取告口之格下之告上則曰告未
脫去非則金履祥曰告本取告口之格下之告上則曰告未
許謙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至晦日而
月之謂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甦也玉藻天子之視日而
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晷聽朔於
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特牲告其晷聽朔於
之政謂之視朔規朔者故集註此月之政亦謂
之聽朔此章只魯事故集註此月之政亦謂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
識之其為志記也試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
大者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
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胥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若禮所
存者大也○張氏曰禮廢羊存庶有能因羊以復禮者是羊
蓋禮之所寓也○發明曰子貢務貨殖故計及此○馮氏曰
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告朔。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各祖舜字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蘊葉氏曰如拜下之類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

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

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按黃氏就字

或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以平言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

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也尹氏曰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以此章

意也君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語錄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

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
就不足如說○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
事上者易以嚴當尺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雖嚴要必各尺
其道三家之強惟有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
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夫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
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
者矣本來兩尺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曰人冠
難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論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
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通放程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
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食之又安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
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
又言外之意

君臣之道



公問五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語錄此詩看來是宮中人所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沈酒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音而巳○今性情雜知聲音不傳惟解語可玩則聲音亦畧可見矣○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樂不淫哀不傷性情之正也若樂而淫哀而傷則情之流而淫矣○鍾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外詢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是也惟其情性之正最得性情之正○通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

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章可以參看○黃氏曰先生晚年用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二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語錄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曰神樹之類以木各社如櫟社榆社之類○唐孔氏曰夏都變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以石爲主非古也

通政

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豈周言人向也

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故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禹為夏氏禹為夏氏所以固不可列論也○趙惠曰禹受禪於君戰栗恐懼貌宰我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在伐故言人

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音余○輔氏曰按其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思命則
通改 趙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禮二曰亳社戮之於社也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二社也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想周社之主固已其罷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祈禱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與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欬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反又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

大也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曰袁公問以栗之言使民戰栗蓋有欲用刑威之心也宰我當正教其言之失而魯莫之告故夫子責之謂汝以為成事而不說遂事而不諫既往而不咎乎既非三者奈何而不告也○先師曰作宰我失言說則成事遂事二句似無着落從南軒之說則三句以皆
通改 金履祥曰此三言亦或當有情否則付之闕疑亦可也

○善按程子云社字本是主字文設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集註蓋取諸此而陳定宇引南軒之說恐未及程子之論故也

哀公問社



論語卷之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

於王道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

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司量褊淺則規模必卑

效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初本

器之義識字尚疎邪一字之精嚴更如此字者豈可以司量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二歸臺名事見反形句說苑或問說苑

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二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

一娶九女如者疾之制則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今按

安得只謂之非儉此說恐非矣

吾對曰管子之知可善吾者入門而左有公仲父致大夫曰善

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善也桓公曰善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築

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

中故臺謂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

皆言其侈也

右與中謂之二歸韓非曰管仲有三歸之家古註云婦人謂

集註不取金履祥曰諸侯三姓而備九女此則三女而已

也其法自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

合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其積尺

之數凡幾乃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

非儉爾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坫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舜丙音謂之樹塞猶蔽也設舜於門以

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

士以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

惟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

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姑以木為之

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筵前受

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姑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作階上答拜

實於姑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爵於姑也大夫則

無主人作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姑也大夫則

亦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

會主國之君先設姑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飲而

畢覆爵於姑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魯而

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

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

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

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

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

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已驚天動地所以時然於奢後而無所

忌也○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

蘇氏曰蘇氏名轅字子瞻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

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

後治人者是也通鑑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

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姑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

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功業無本自

公且薨通鑑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姑以木為之

高八寸足高二寸漆未

筵前受

於作階上答拜

此虛爵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大夫則

於姑也

何害為王道惟其後諸侯以伐諸侯皆假仁義使天下但知
有霸而不知有王所以溺於功利也。在王者身上論曰用行
以孝問充之小須可大。○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言若
受難勤勞如周公猶且赤鳥九自視敵然况僅以君伯
乎然則孔子何為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
公則不足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仲惜爾。○劉氏彭壽
曰以則不足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仲惜爾。○劉氏彭壽
執轡範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
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
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奢君無多變之弱齊政
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馬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
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替魯乃在昭襄之出距桓且百餘年
仲之替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
年而孟氏又斥之。○西之微孔孟之論而仲輔其君先之未
乎。煥矣。○通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
有桓而大夫替諸侯者。而仲塞門反也。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
不齊桓而大責管仲論語紀其是時大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
後亦既有大孝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孝之書未出也。夫子而

不知聖賢

好奢

不能正身脩德

管仲器小

大學之道

規模甲狹

霸諸侯

不能致主王道

匡天下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声大音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

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謂韶之九

成記所謂武通致程復心曰翕如者五声六律羣然合奏而

高下之成是也通致程復心曰翕如者五声六律羣然合奏而

調之則彼此懸絕而宮商角徵羽五声之中有清濁

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商角徵羽五声之中有清濁

故至於成○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
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

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始必合然不可拘迫生遊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

無別故和中欲其激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

此四節不可斷一則樂之始至終合而和而明而續必兼

蓋謂正樂而語之之辭○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

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或問味其語

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

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

妙通攷置圈外蓋始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繹及繹乃三

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繹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

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翕

此蓋又一義則於始成二字稍緩者在圈外

樂

以作言

以從言

以成言

翕如

純如

繹如

樂之始

樂之中

樂之終

○儀封人請見曰吾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

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去魯歷聘時

通攷

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言亂極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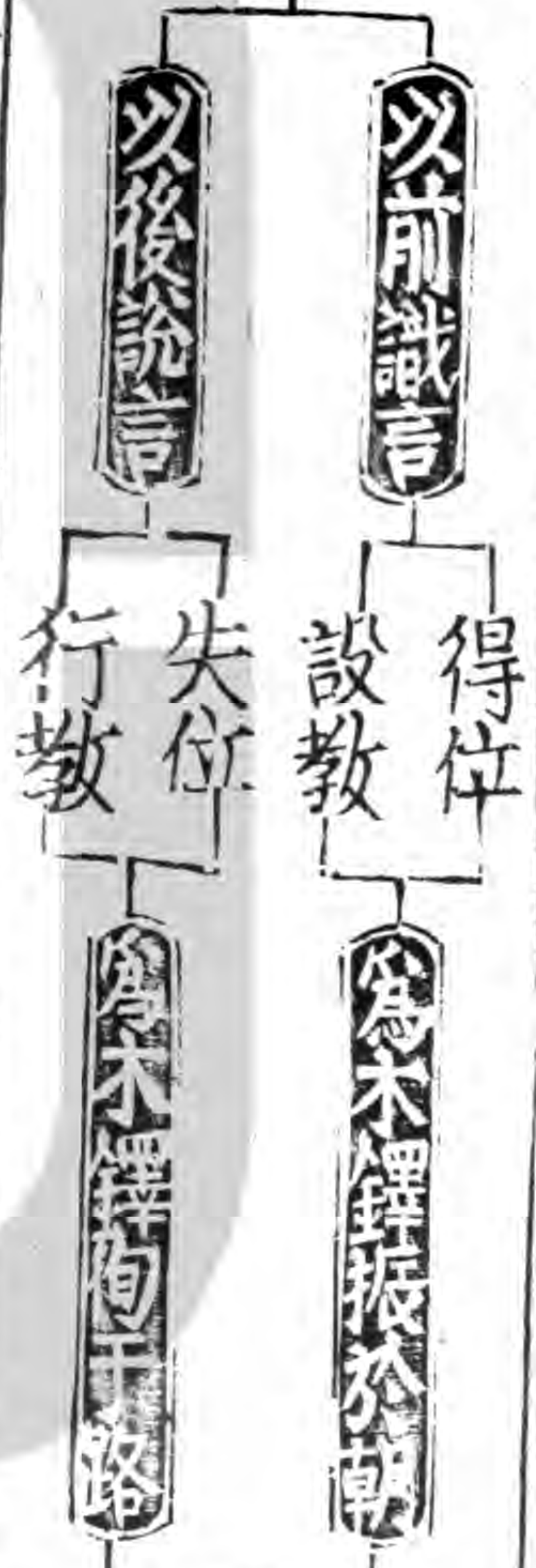
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然忘斯世可謂知足矣。聖人且知天矣。語錄這裏然好
 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
 高處。○輔氏曰。封人不能違乎聖人之。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
 當乎天。而且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之。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
 路。○人曰。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
 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
 位。封人所以不能知其所以。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
 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道。○先師曰。後說與後世字及天下之無
 道。父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夫子為木鐸



何患於喪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語錄。美如
 善。則其有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也。○輔氏曰。韶美如
 聲容樂之。聲。舜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舜韶。結

致治夫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

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錄美

德惟善政至勤之以此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林

已而○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

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真氏曰

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善論泰伯文王皆

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行

韶樂武樂

以功言

以德言

以事言

舜紹堯致治

武伐紂救民

舜性之
武反之

舜揖遜
武誅征

其功皆一

無不盡美

其實不同

有善未善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

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臨喪而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前哭位辨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不至量之所行是若寬便不敬不哀則雖有淺深教便有所不至須是有限矣○如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馮氏曰居上謂凡居上者臨喪雖聖人亦然故曰吾不欲觀之矣其餘不足觀也已此章

亦有所見而云非泛辭也○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体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体都不是更把其底去看他

三事得失

以其本言

以無其本言

居上主寬

為禮主敬

臨喪主哀

居上不寬

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

得失可觀

其何以觀

論語卷之三

田

田

田

